

古代晋中名人名篇赏析（四）

□ 赵世芳

隋唐五代(中)



唐·温庭筠诗词作品

●【作者】

太原祁温氏。祁县温氏始祖为温何，西汉初年自河南温地迁入并州祁县（今山西晋中祁县），自此扎根昭余（祁县古称昭余），形成太原祁温氏郡望，是中古北方头等文学士族。其后有温序（东汉护羌校尉）→温恢（曹魏扬州、凉州刺史）→温娇（东晋驃骑将军、始安郡公，类同宰辅）→北齐温君攸（北齐文林馆学士，温氏三彦生父）。温君攸有三个儿子：温大雅（彦弘）、温彦博（大临）、温大有（彦将），即唐初“温氏三彦”，均辅佐李渊晋阳起兵，助力奠定李唐开国基业，《旧唐书·温大雅传》载高祖言：“我起义晋阳，为卿一门耳”，祁县温氏一跃成为皇室倚重的功勋世家。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唐才子传》以及夏承焘《温飞卿系年》和祁县康熙县志一致认定：“温庭筠，字飞卿，原名岐，并州太原祁人，唐宰相温彦博七世孙”。温庭筠本人《书怀百韵》自注：“予先祖国朝公相，晋阳佐命，食采于并汾也”，自述先祖为唐初开国宰辅、封地祁县。

温庭筠（约812年—约866年）的家族到晚唐已然没落，他虽为名门后裔，却一生清贫漂泊。其人貌丑，时人戏称“温钟馗”。他才思敏捷，考场押官韵，八叉手即成八韵，世称“温八叉”，又精通音律，善吹弹，有弦（弦乐器）即弹、有孔（管乐器）能吹，是晚唐少有的音乐全才。几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，始终未能登第，又因行事放浪，为上层权贵所排挤。唐咸通六年出任国子助教（一生最高官职），主持秋试时公示寒门士子讽喻时政的文章，触怒宰相杨收，被免去助教官职，此后漂泊四方，困顿离世。

温庭筠是晚唐诗词双绝的文学大家。其国情诗绮艳精工，代表晚唐唯美诗风的高峰；咏史、羁旅之作则沉郁苍凉、风骨凛然。虽一生狂放落魄、仕途无成，却以笔墨重塑古典韵文审美，

词作开创文人婉约词范式，奠定后世文人词发展根基，是由民间曲子词转向规范文人词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转折性人物。

——诗——

《商山早行》

●【原文】

晨起动征铎，客行悲故乡。
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
槲叶落山路，枳花明驿墙。
因思杜陵梦，凫雁满回塘。

●【注释】

征铎：车马出行时挂在车轡上的铜铃。
客行：出门在外赶路的旅人。
茅店：山野路边简陋的茅草小店，供行人歇脚。
人迹：行人踏在霜上留下的脚印。
槲：商山一带常见落叶乔木，叶片秋冬干枯但留存枝上，至来年早春抽芽时才纷纷飘落。
枳：一种落叶灌木，春天开白色小花，花色鲜亮。
明驿墙：枳花洁白，把驿站的墙壁映照得格外明亮。
驿：古代官道上供官吏、旅人歇息的驿站。
杜陵：在长安城南，温庭筠长期定居于此，视其为第二故乡。
凫雁：野鸭与大雁。

●【译文】

拂晓铃声催我整装，
羁旅天涯，一念牵愁向故乡。
茅舍鸡鸣，残月悬在寒山之上，
霜覆板桥，印下过客匆匆行藏。
槲叶萧萧，铺满蜿蜒山径，
枳花素白，映亮驿站土墙。
满目清寒惹起昨夜幽梦，
梦回杜陵，曲塘水暖，凫雁安然双双。

《苏武庙》

●【原文】

苏武魂销汉使前，古祠高树两茫然。
云边雁断胡天月，陇上羊归塞草烟。
回日楼台非甲帐，去时冠剑是丁年。
茂陵不见封侯印，空向秋波哭逝川。

●【注释】

魂销：百感交集、心中激荡，悲喜震撼到不能自持。
古祠：眼前供奉苏武的祠庙。茫然：古树古庙静默苍茫，千年往事悠远渺茫。
雁断：用鸿雁传书典故，指苏武滞留北地，长久断绝汉朝音讯。
胡天：匈奴塞外之地。
陇：边塞高地荒原。
塞草烟：塞外黄昏，暮烟笼罩牧草荒原。
甲帐：出自《汉书故事》，汉武帝以珠玉珍宝打造华贵甲帐，此处代指汉武帝时期汉宫盛景，“非甲帐”暗指武帝早已离世。
冠剑：头戴官冠、身佩长剑，苏武当年出使的少年装束。
丁年：壮年，汉、唐制度二十岁至五十九岁皆为丁，苏武出使时正值盛年。
茂陵：汉武帝陵墓，代指汉武帝本人。
封侯印：苏武归汉后封关内侯，可赐爵之时武帝早已长眠茂陵，君臣不得相见。
逝川：奔流不息的江水，语出《论语》“逝者如斯夫”，喻一去不返的岁月、逝去的君臣旧梦。

●【译文】

初见汉使，苏武百感摧心，魂魄几欲消散；
古祠老树默然伫立，千古往事一片茫然。
胡地冷月高悬，鸿雁路断，家书无处可传；
荒原暮烟漫卷衰草，牧羊晚归，十九载苦寒漫漫。
一朝归国，宫阙楼台尚在，昔年甲帐早已烟消云散；
忆昔出使，仗冠佩剑独行，正是意气飞扬盛年。
封侯荣宠终落身上，却再也见不到茂陵先皇；
独对一江清冷秋水，痛哭一去不回的流年。

●【影响】

温庭筠存诗三百三十余首，收录于《全唐诗》；
《衢塘退士》《唐诗三百首》共收录其诗作四首。
其七律、五律、七绝艺术成就最高，《商山早行》是唐诗羁旅名篇，长期入选各版本中小学、高中古诗文拓展读本。

温庭筠与李商隐并称“温李”，二人开创独树一帜的“温李新声”：不同于盛唐雄浑开阔、元白诗派浅俗直白的风格，温、李诗歌辞藻浓丽、意象绵密、意境幽婉感伤。
温庭筠善用白描，列锦叠象手法，《商山早行》中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一句，纯以名词组合造境，不借助连接虚词，借景物自带羁旅愁情，成为历代写景诗经典范本，极大拓宽了咏史、羁旅诗歌的抒情深度。

与绮艳柔婉的词作风格截然不同，温庭筠留存大量怀古、咏史佳作，文风沉郁苍凉，常借古人寄托自身体才不遇的身世感慨，代表篇目有《苏武庙》《过陈琳墓》《送人东游》《回中作》《送渤海王子归本国》等。

——词——

《菩萨蛮·小山重叠金明灭》

●【原文】

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
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

●【注释】

菩萨蛮：唐教坊曲调，后定型词牌，双调四十四字，花间词代表小令。
小山：折叠屏风上彩绘的山峦，为学界主流释义；另有一说指女子小山眉妆。
金明灭：晨光落在屏风鎏金纹饰上，光影忽明忽暗。
金：指屏风鎏金彩饰。
鬓云：乌黑蓬松如云的鬓发。
欲度：似要轻轻漫过、拂过。
香腮雪：面颊敷粉洁白如雪，自带脂粉清香。
蛾眉：女子细长的眉毛，古典美人标准妆容。
弄妆：漫不经心地摆弄妆饰，暗含百无聊赖。
迟：动作迟缓，无心梳妆。
照花前后镜：前镜对脸、后镜照后脑，查验簪花是否妥帖。
花面交相映：镜中鲜花与佳人容颜互相映衬，美艳动人。
帖：通“贴”，绫罗衣料上贴绣纹样。
罗襦：轻薄丝绸短衫。
双双金鹧鸪：衣上金线绣成对鹧鸪。鹧鸪成双成对，反衬女子孤身独处，暗含相思孤寂。

●【译文】

晨光漫过叠翠画屏，鎏金明暗错落，如云鬓丝轻拂，雪一般温润香腮。无心起身，懒画

弯弯蛾眉，百般消磨，缓缓妆台梳洗。

持簪对镜，前后辗转端详，人面繁花，镜里两两流光。新裁绫袄，金线刺绣成行，鹧鸪双双，反衬一人凄凉。

《望江南·梳洗罢》

●【原文】

梳洗罢，独倚望江楼。

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。肠断白蘋洲。

●【注释】

望江南：词牌名，又名忆江南、梦江南，单调二十七字，短小抒情。
梳洗罢：女子梳妆打扮完毕。暗含精心修饰，等候心上人归来。
独倚：独自凭靠，点出孤单落寞。
千帆：成千只过往船只，代指江上所有归舟。
斜晖：傍晚西斜的夕阳。
脉脉：含情凝望、沉默无言的样子，既写夕阳余晖温柔流连，也喻女子满怀情思无处诉说。
悠悠：江水绵长不尽，暗含相思无穷无尽。
肠断：伤心到极致，肝肠寸断。
白蘋洲：江中长满白色蘋草的沙洲。古时情人常于蘋洲送别，是离别相思的象征之地。

●【译文】

梳妆已毕，我孤身独倚江楼，
极目烟波，静静等候归舟。
千帆逐浪一远去，全无君影停留。
落日含愁脉脉，江水无尽悠悠。
忆当年分手蘋洲，相思一寸寸，痛断心头。

《梦江南·千万恨》

●【原文】

千万恨，恨极在天涯。
山月不知心里事，水风空落眼前花，摇曳碧云斜。

●【注释】

恨：此处为离别相思之怅恨，非仇怨，是思妇思念远人而生的愁苦。
天涯：天边，指代远游、久不归的心上人。
空落：白白吹落。“空”字写落花无人欣赏、无人共赏，徒增伤感。
摇曳：飘荡、飘忽不定。
碧云斜：傍晚时分，天边白云倾斜，点明黄昏暮色。

●【译文】

数不尽的幽怨愁恨，最苦楚的是那人漂泊在天涯。

山间孤月，从来读不透我心底绵长的相思；
江上清风吹尽繁花。天边的流云，在沉沉暮色里缓缓斜向远方。

《清平乐·洛阳愁绝》

●【原文】

洛阳愁绝，杨柳花飘雪。终日行人恣攀折，桥下水流呜咽。
上马争劝离觞，南浦莺声断肠。愁杀平原年少，回首挥泪千行。

●【注释】

愁绝：愁到极点，极致悲愁。
杨柳花飘雪：暮春柳絮纷飞，如同漫天白雪。
恣攀折：尽情折柳。古人送别折柳，“柳”谐音“留”，寄托不舍挽留之意。
恣：随意、尽情。
呜咽：流水潺潺，声音凄切，如同人低声哭泣。
离觞：饯别的酒杯，觞指酒盏。
南浦：水边送别之地，古典诗词固定意象，代离别渡口。
愁杀：愁煞，令人愁痛不已。
平原年少：指燕赵一带慷慨重

情的少年游子。古平原属燕赵，自古多悲歌壮士，此处代指远行的漂泊男儿。

●【译文】

洛城春色，离恨万千叠，
飞絮漫漫，似落白雪漫天。
路人朝夕折柳惜别，
桥上寒波，低吟声声悲咽。
登鞍执盖，亲友轮番劝饮离别酒，
渡口莺啼，声声揉碎旅人愁肠。
燕赵少年一腔怅惘，
勒马频频回望，清泪滚滚千行。

●【影响】

在温庭筠之前，唐代早期流传的词作大多是民间传唱的俗曲，如保存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《敦煌曲子词》，都是底层百姓、乐工、歌女随手写的，质朴直白，没有文人雕琢，题材更广，征战、游子、征妇、爱情、市井、羁旅都有。

温庭筠是文人词史上第一位专力倚声填词、以大量创作实践定型并规范多种长短句词牌格律的作家。中唐虽有李白、白居易等文人零星填词，但并未系统创作、统一词调声律；民间敦煌曲调句式、押韵随意，经温庭筠批量创作，诸多词牌形成固定句式、平仄、押韵范式，后世填词多沿用其格律模板。《花间集》温庭筠为开篇第一人，开创花间词派，直接奠定五代、北宋前期词的审美范式。

以《望江南》这一词牌为例，敦煌词：“天上月，遥望似一团银。夜久更阑风渐紧，为奴吹散月边云，照见负心人”。

短小小调，口语化闺怨，是早期小令原型。再如《菩萨蛮》，敦煌无名氏：“枕前发尽千般愿，要休且待青山烂。水面上秤锤浮，直待黄河彻底枯。白日参辰现，北斗回南面。休即未能休，且待三更见日头”。民间女子誓词，直白泼辣，全是口语，没有温词华丽辞藻，纯粹市井情歌。

到温庭筠则格调味道格律全然一新，如前面所举《望江南·梳洗罢》和《菩萨蛮·小山重叠金明灭》，开创婉约含蓄笔法，构建专属精致审美意象，书面文学语言成熟，叙事抒情逻辑完整，人物心境细腻，推动词脱离民间俗

曲、诗歌附庸的地位，正式确立文人词独立的文学价值。

其确立的花间婉约小令范式深刻影响五代、北宋婉约词人；苏轼、辛弃疾突破花间题材局限，拓展词的格局，开辟豪放一路。同样是《望江南》，到苏轼的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已炉火纯青：“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。试上超然台上看，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而暗千家。寒食后，酒醒却咨嗟。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”。同样是《菩萨蛮》，辛弃疾的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格局大开：“郁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。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余，山深闻鹧鸪。”《花间集》以温庭筠居卷首，西蜀花间词人大多取法温词，题材、意象、声律、代言体均承袭其路数。清人刘熙载《艺概·词曲概》：“欧阳永叔词，深婉

处皆得温飞卿之遗意。”即便是欧阳修，婉约处也深得温词之妙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温飞卿集笺注》：“庭筠工于填词，实为花间一派之祖，五代两宋婉约诸家，无不滥觞于此。”郑振铎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：“五代花间诸人，无一不受温庭筠笼罩，题材不出闺阁，造语必求绮丽，皆温氏之支流。”郑振铎《五代文学》：“即高才如南唐二主，亦多少受温氏煦暖，前期宫词纯为花间体格。”俞平伯《读词偶得》：“易安早年闺词，取法飞卿，以景物衬闷愁，含蓄不露。”李清照词受温词影响亦然。

后人复杂的评价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温庭筠。唐宋评价温庭筠人与词，重在作者形象。《旧唐书·文苑传·温庭筠》（后晋·刘昫）：“庭筠，字飞卿，太原人。大中初应进士，苦心砚席，尤长于诗赋。初至京师，人士翕然推重。然士行尘杂，不修边幅，能逐弦吹之音，为侧艳之词”。不拘礼法、放浪世俗、不修边幅。《新唐书·文艺传·温庭筠》（北宋·欧阳修、宋祁）：“工为辞章，与李商隐皆有名，号温李。然薄于行，无检幅。又多作侧艳曲，与贵胃裴谟、令狐绹等蒲饮狎昵。”其文学地位，与李商隐齐名；放荡不羁，常与权贵子弟游乐赌博，也是当时世人诟病他的缘由。宋·黄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：“温庭筠词极流丽，宜为《花间集》之冠。”而清人主要肯定其在词创作上的贡献和地位。清·张惠言《词选序》：“自唐之

词人，李白为首……而温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闲约。”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：“飞卿词，全祖《离骚》，所以独绝千古。《菩萨蛮》十四章，古今之极轨也。”陈廷焯认为温庭筠的词作，完全取法屈原《离骚》的香草美人比兴笔法，这也是他能冠绝千古的原因。他的十四首《菩萨蛮》，是古往今来的词作典范。纪昀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温飞卿集笺注》：“庭筠诗多绮罗脂粉之语，李商隐则感时伤事，尚得风人之旨。然庭筠工于填词，实为花间一派之祖。”近代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对温庭筠的评价：“张皋文谓飞卿之词‘深美闲约’，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（冯延巳）足以当之。刘融斋谓‘飞卿精艳绝人’，差近之

耳。”他不认可清代常州词派开山鼻祖张皋文对温词的评价，认为刘熙载“精艳绝人”的评价，精准点出温词最大特色——辞藻绮丽精工，是其最突出长处，但只限于文辞层面，缺少深沉开阔的精神境界。

●【名句】

温庭筠存词70余首，是唐代存词最多的词人，绝大多数收录于《花间集》；诗歌三百余首，收录于《温飞卿诗集笺注》。

温词名句：

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
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
江上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。
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道离情正苦。
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
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。
山月不知心里事，水风空落眼前花。
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。
千万恨，恨极在天涯。
知我意，感君怜，此情须问天。

耳。”他不认可清

代常州词派开山鼻祖张皋文对温词的评价，认为刘熙载“精艳绝人”的评价，精准点出温词最大特色——辞藻绮丽精工，是其最突出长处，但只限于文辞层面，缺少深沉开阔的精神境界。

●【名句】

温庭筠存词70余首，是唐代存词最多的词人，绝大多数收录于《花间集》；诗歌三百余首，收录于《温飞卿诗集笺注》。

温词名句：

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
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
江上柳如烟，雁飞残月天。
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道离情正苦。
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
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。
山月不知心里事，水风空落眼前花。
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。
千万恨，恨极在天涯。
知我意，感君怜，此情须问天。